

雲合奇蹤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雲合奇蹤

下

〔明〕徐渭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雲合奇蹤卷十一

稽山徐渭文長甫編

玉茗堂評點

第四十一則

鶴鳴設險

羅喉逼人

古廟深山草木荒

淒風落日黯行藏

足知天上羅喉顯

誰解人間烈士芒

石火電光原是夢

月陰泡影總無嘗

世人欲識因緣事

火自明兮鶴自翔

吳王說陳有定爲元把守汀州。聞近來甚是貪殘。道

晉文臣。騷擾郡縣。我欲遣兵勦滅這厮。你們多官意下何如。衆官都說。殿下不忍生民塗炭。此舉極好。因命朱亮祖率師五千。前伐有定。攻取浦城。建陽。崇安等縣。亮祖刻日領兵。望汀州進發。不題。却有江西守將朱文正等檄文來報說。僞漢陳友諒舊將熊天瑞向守贛州南雄南安韶州等郡。復負臨江之固。不肯來降。望乞興兵攻討。吳王看罷大怒說。熊天瑞既已請降。受了厚賞。今復背初言。據我地方。理宜討罪。以安百姓。便令嘗遇春總兵。陸仲亨爲副。領師一萬。協同南昌鄧愈。合兵南下贛州。遇春等得令前去。話分

兩頭却說陳友定。前者兄陳友諒攻陷汀州。便起義兵。替元朝出力。復了汀州地面。那元順帝便勅他鎮守汀州。十分隆禮他。他一朝威權在手。因迫脅福建平章燕只不花。把他管的軍卒。俱糾集在自己部下。近地州縣所有倉庫。俱搬運到自己家裡來。至於一應官寮。悉要聽他驅使。稍不如意。輒行誅戮。威震閩中。福建地面。俱曰八閩。正是十分強梁。却聞得金陵興師攻討。便與手下驍將王遂彭時興江大成葉鳳計議說。金陵將帥。是難惹他的。我們如何迎敵。那彭時興思量了一會。說道。此去城東廿五里地面。有座

鶴鳴山。這山四面陡絕。兩頭止有一條出路。又是巨石巉巖。路口止可一人一馬來往。谷裡相傳有一箇火神廟。甚是利害。若有人在谷中。略有响處。驚動了火神。就是青天白日之下。他放出火驟。火馬。火龍。火鼠。火雞。火牛。不俱你多少人。俱登時烈火奔騰。活燒熟來啣了。那地方上人。若要在谷中。或砍伐些柴草。或牧養些牛羊。俱要本日投誠。先獻了三牲福禮。又於春秋二祀。將童男童女祭獻。一年之間。方纔免禍。如今金陵兵來。必從這山外大道經過。我們可先遣精銳。每山口埋伏。待于卒中。取出該處的罪犯五六

十人。假拽將軍旗號。徑在山外大道迎戰。若戰得他過。便可將功折罪。若戰他不過。就可望谷中而走。引他進來。那時只消供火神一餐之飽。更不然。兩邊伏兵困住。他在裏面。多則半月。少則十日。命必休矣。此計如何。那陳有定聽了。拍手大叫道。大奇大妙。依計而行。正說話間。恰報朱亮祖大軍已將到鶴鳴山左近。有定便分付葉鳳領兵一千。埋伏山東口子。汪大成領兵一千。埋伏山西口子。只待砲响。兩邊伏兵齊出。緊把。不許放朱兵一箇出去。王遂彭時興領游兵二千。不時在山中前後隄防接應。自己領兵五千。鎮

守汀州。發出該處罪犯百名。打起先鋒旗號。在山外
大路截戰。若是勢力不加。便往山谷中逃匿。引誘朱
兵追趕。衆人得令去訖。那朱亮祖一路上率了五千
人馬。果是

旗開八字。馬列雙行。一對對整整齊齊。一箇箇精
精猛猛。閭內用嚴。閭外用寬。真是利用張弛。望星
而止。望星而行。恰好度幾夙夜。曉得的。說是東征
西討。絲毫不犯的王師。不曉得的。指道神喜人歡。
春秋祭賽的佛會。

却有古詩形容得。

朝進東門營 暮上河陽橋 落日炤大旗

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 部伍各見招

中天懸明月 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

壯士慘不驕 借問大將誰 便是霍嫖姚

前軍報道却是汀州鶴鳴山下。前邊金鼓齊鳴。想是有敵人截戰。亮祖把弓刀整了一整。當先迎敵。只見這些賊人。也不打話。竟殺過來。亮祖手起刀落。連殺了三十餘人。心下思量。這一夥人。刀也不會拏一拏。分明是髣毛賊。我不如活攔。幾箇問他下落。殺近前來。把一箇竟活捉了。帶在馬後。這些賊看了。都拍馬

而走。竟望鶴鳴山谷裏進去。亮祖也縱馬趕來。方纔全軍進得谷裡。只聽一聲砲响。兩下伏兵俱起。東有葉鳳。西有汪大成。密密層層。將兩頭山口把定。亮祖便傳令。且下了馬。另思計議。便帶過那活捉的人。問道。這是甚麼去處。有何出路。你若說箇明白。便放了。你。那人備細把火神廟。嚇人利害的事。并我們一班。俱是。犯罪人。假拽旗號。引入谷中的緣繇。告訴了。一番。亮祖說道。既然如此。你們衆兵。俱不可聲响。且各隊埋鍋造飯。衆軍都可飽食了。便着三百精兵。隨我步行。前後探望些出門人戶的路頭。一邊整備。潔

淨祭品。待我到廟中祝告也。看這神道是甚麼光景。何以如此行兇。分付纔罷。只見那犯人指道。山頂上紅焰焰的火驢火馬等物。不是怪精來了麼。將軍可自打點應付他。亮祖便叫三軍一齊都跳上馬。不要心驚。就如上陣也迎他一回。再做計較。方說得完。看那殿中烈烈紅紅。赤赤熾熾。殺奔一陣火。燄牛馬龍蛇等件出來。中間擁着一箇緋袍金冠。紅髮赤臉的妖神。騎着一條火龍。竟向我軍陣上起來。亮祖定着睛光。將自己號箭。拈弓搭箭。把那衝鋒的火馬一箭正中着馬的左腔。那馬仆地便倒。這箇妖神分付隊

下小鬼把那箭拔了來看。是什麼人。如此無禮。小鬼得令。把箭拔來。細看了朱亮祖三字。那神便說。我道是誰。快回殿中去罷。原來上陣的箭。恐怕人來受功。那箭上都刻着某人的名字。這箇火神。所以曉得是亮祖。頃刻之間。山色仍舊清霽。亮祖也下了征鞍。對衆軍說。這箭雖是退了。這陣火神。但不知還是禍還是福。我們還須上山到殿中探望一番。祭品儻或齊整。即可隨用。衆軍還須各帶利器。以備不測。衆人聽了。俱說。耳躲裡也不曾聞。眼睛裡也不曾見。都要眼跟隨了元帥上山。到廟上探望。亮祖當先大步的先行。

有一里多路。却是山腰光景。造有一箇亭子。匾額上寫着天上羅睺四字。自此直上。俱是大塊的火石砌成。約有一丈多濶路道。兩邊都如松柏的皮。恰又似榴樹的葉。指着這樹。問那捉來的人。他說這樹向來傳說是無煙木。火中燒着。只有燄却無烟。因此人喚他做無煙。亮祖又走了百十步。蚤有一陣的風來。都是硫黃燄硝氣味。却帶着腥穢之氣。難當。那人便說這風都叫做火風。這腥臭便是時嘗有人不曉得的。來衝撞了神明。便燒殺他。喫了。那山澗中白骨如麻。都是神道所享用的。亮祖也不回付他。只是放開了。

脚走。又約有半里地面。却又是三間大一箇亭櫺。四週把磚子封砌。匾額上題着崑天二字。只一條路上去。那封砌的磚上。大寫道。來往人各宜自保。勿得上山。恐觸神怒。那人便立住了脚。對亮祖說。元帥到此是了。我們每當地方上祭獻。也只擺列在此亭子內。若果上面不可去了。亮祖說。豈有此理。上面現有通衢大路。怎麼我們便上去不得。那人說。元帥那亭子上現寫着不可上去了。小人怎敢抵擋。亮祖也只是的走。那些隨行的軍較。也都隨從了來。又約有半里路途。只見萬木週遮。一亭巍立。亭的前後左右。俱生

有四塊萬仞挿天的石壁。止有一條小路。從旁可走。遠遠地却聽的木魚响聲。亮祖心中自喜。便在亭子中立了。對那罪人說。你道沒有人上山。原何有木魚聲。喀喀的响。那人也不敢答應。亮祖再將身走上路來。恰好一箇道人。帶着箇鐵冠兒。身上穿一領黃色道袍。手中挂一條萬年藤的拐杖。背上背四五箇藥葫蘆。一步步走將下來。見了亮祖。拱一拱手。說。將軍你要上山。可往這條路去。亮祖正要問他說話。他把手一指。斬眼間却不見了他。

第四十二則

羅識今生

神開覺路

登山欲識羅睺主

誰解羅睺本自身

不滅不生都是幻

誰空誰色總何因

豁開石竇窺無我

劈破重崖覺有神

堪笑奸豪不識勢

自提傀儡度秋春

却說朱亮祖山上見了鐵冠道人。正要問他火神光景。那道人把手一指。斬眼間却不見了道人。轉過山灣。已是羅睺神廟。朱亮祖走到殿中。這些軍從。却把祭品擺列端正。亮祖便虔誠拜了四拜。口中禱告一會。又拜了四拜。軍士們將紙馬焚化畢。亮祖在殿中

細看多時，更不見有一些兇險。惟有這些軍士，只在背後說了又笑笑，笑了又說，不住的聒絮。亮祖因而問道：爲何如此說笑？軍士們那一箇敢只聲，却有活捉的犯人，對着說。他們軍士看見廟中塑的神靈，像元帥向貌，一些兒也不異樣。不要說這些丰儀光彩，就是這鬚髯，也倒像看了元帥塑的。所以如此笑說。亮祖也不回言，只思量怎麼打開敵人，出得這箇山的口子。不覺的那雙脚，迅步走到後殿邊，一箇黑叢叢樹林裏。亮祖擡頭一看，却是石壁巉巖，中間却好一條石徑。亮祖再去張一張，只聽的裏面說道：快請進